

開放文學 – 神鬼仙俠 – 龍山四友 二十五、月光中的惡鬥

後起小人正是伊萌，方喝：「此賊真個可惡，我們不可放他逃走！」忽聽女賊在下面朝同黨厲聲大喝：「上面便是主人所說頭戴虎皮帽套的騎虎賤婢，原來也住東山，和仇人是一黨，我們已無須費事，路也不曾走錯。本來我想將這幾個小賊的人頭全數帶回，順便再擒一個活的回去。如今對頭已被驚動，他們人多，方才所說不可忘記。我們不必太貪，每人殺他一個回去給主人看看，能夠交代便了。」

話未說完，伊萌已接連幾縱飛撲過去，矮賊也似知道遇見勁敵，各由旁邊縱起，仗著身法輕巧，連地都未沾，竟用下面陡坡接腳，喜鵲登枝一般一點便起，接連兩三縱便由坡上繞過下面眾人鬥處，雙方又對面撞上，各用兵刃略一招架，同聲怒喝：「和你前面空地上打去！」

隨同雙雙縱起，伊萌當先，身於一翻，一個飛燕穿雲往來路山下空地上縱去，還未落地，矮賊也似怒極，厲吼一聲，跟蹤追上，雙方相隔只得丈許。

虎女見來敵本領真高，伊萌身法也快得出奇，第一次見到這樣棋逢對手的惡鬥，雙方全是身輕手快，一個心狠手黑，一個疾惡如仇，稍微疏忽，不死必傷。因恐伊萌人小膽大，容易吃虧，不由一呆，也忘了下去。

正看得緊張頭上，瞥見矮賊在後，手伸腰間，料是要取暗器冷箭傷人，忙喊：「伊萌，留神矮賊暗器！」

聲才出口，敵我雙方業已首尾相銜。剛看出矮賊由腰間解下帶有一條細鏈、其大如拳的小流星錘，待要朝下打去，手中尖刀棍也作勢想要朝前刺到，心方一驚，微聞鏘當兩聲，伊萌突然凌空翻轉，隨同雙足落地之勢，反手一道弧形寒光閃得一閃，雙方兵刃相接，矮賊兩件兵器均似被他打開，同時伊萌腳底一彈，人也倒縱出去，敵我雙方彷彿都知遇見勁敵，誰也不敢大意。

矮賊本想棍錘齊施，兩下夾攻，凌空下擊，身法也極特別。本是頭前腳後向下微斜，離地已近，人還不曾翻轉，全神都注定在敵人身。伊萌忽在危機瞬息之際，人未落地，身已翻轉，反手回擊。雙方兵刃剛一接觸，矮賊那樣快的去勢，竟會借這一擋之勢身子一側一翻，便往後倒縱，一個反跟斗，手中兵器舞起一團寒光，將人護住，隨同倒翻回去，輕輕落在地上，雙方重又分開。

剛一落地，伊萌忽然口發長嘯，又朝矮賊撲去。嘯聲甚長，與賊巢公超所發相同，其音清越。只管與敵動手，打得那麼緊急，並未停歇。所用兵器甚是奇怪，前頭像個樹枝，一長一短斜伸出兩截，彷彿一口短劍，旁邊斜對著一個尺許長的月牙，中間半段形如兩面開口的鐵鋸，上面鋸齒一反一正，柄上還有一個鐵環護手，通體錚亮，寒光閃閃。

昨夜曾經見牠在花架上，取出使用，用完插在肩後，好似還有兩個皮圈套住，後來村中相遇便不再見，不知藏向何處。只腰間插著一柄長約一尺三四寸的短劍，劍匣甚寬，形制甚奇，匆匆相見，因正忙於梳洗，吃完午飯便各分睡，忘了問他。來時只見背上兵器映月生光，因有兩圈皮套遮住，也未細看，這時見他對敵，方始看出牠的妙用。

原來所用兵器非但製作精巧，上面那些東西各有各的妙用，舞動起來週身都被寒光裹住，並還能夠隨意收縮，時長時短。矮賊那高本領竟占不到半點便宜，微一疏忽還要縱身逃避，略現手忙腳亂之象。不是身法靈巧，避得又高又遠，內有一次幾乎還要受傷。

伊萌一樣也有兩次險極。二人都是快極，就這略一停止觀望之際，業已十多個照面過去。偶然舞到急處，只聽丁了當當金鐵交鳴，密如貫珠，看去猛惡驚人。

正替他捏著一把冷汗，急聽林蓉嬌叱之聲。定睛一看，原來林蓉、公遐、秦萌三人已先縱下和敵人鬥在一起，公亮、秦真連同兩個村中壯士先敵男女三賊，早就打了個難解難分。因來敵太強，二壯士雙戰一個男賊已是勉強，公亮、秦真分敵男女二賊，急切間也未占到絲毫便宜，雙方都打在緊急頭上，誰也無力兼顧。不料又來兩個強敵，本領更高，差一點沒有吃虧。

矮賊剛被伊萌引開，手舞雙鉤的女賊便朝二壯士撲去。虎女因見公亮、秦真決不會敗，只顧擔心伊萌，稍微觀望，二壯士已有一個被女賊殺了一個手忙腳亂。公遐恰巧由側面飛馳縱落，敵我五人剛剛混戰一起。林蓉、秦萌看出來敵太強，不暇招呼，跟蹤趕下，這才打個平手。

林蓉看出後來女賊厲害，兩次抽空連發弩箭，均被打落，仰望虎女呆在上面，惟恐有人受傷，忙呼：「四妹，怎不下來！」

虎女方始警覺，暗罵自己真個糊塗，如何忘了下去。共總原不過幾句話的工夫，虎女看出來敵大強，聞聲驚覺，心念一動，不顧再看伊萌，忙將飛針暗中取出，一面朝下縱去。正在凌空下落，瞥見秦真與一女賊對敵，雙方連發暗器，雖然均未打中，但被各人手上兵器打得四下亂飛。

公亮和另一男賊打得正急，相隔較近，忽然一枝小梭鏢飛來，由耳旁擦過，不是公亮機警閃避得快幾乎受傷。鏢雖躲過，手法略一散漫，對面那賊使得一手好地趟刀，正就勢旋風般卷將過來，公亮不及兼顧，又幾乎被他斬中。等到用劍一擋，敵人另一手的鋼拐又掃過來。

同時和秦真對敵的女賊看出便宜，抽空又放了一技冷箭。總算公亮眼快，偏頭避過，上下受敵，看去形勢險極。虎女一時情急，揚手便是兩枝飛針，分朝男女兩賊打去，人也隨手中劍花縱到，叔姪二人同敵女賊，秦真已有幫手。那兩枝飛針並未打中，只有未一枝打向男賊脅下，未見落地，男賊照樣回手，也不知打中與否。一聲清叱，先朝男賊撲去。

公亮見虎女趕到，忙喊：「四妹，此是方家五鬼中的四鬼方鴻，最是凶狡。我已和他約好單打獨鬥，一分死活，你不要管我。倒是那兩女賊不說名姓，必是蕭五姑女賊婆的徒子徒孫，最好將她生擒回去拷問。使護手鉤的一個更是凶狡，寇兄、蓉妹恐還制她不住，你快上前相助才好。」

虎女見矮賊方鴻也似覺著秦真這一對雙方暗器亂飛，恐受誤傷，業已且戰且退，往旁滾去，口中還在怒罵公亮無恥，兩打一，說了不算。公亮又在連聲催走，一任敵人滿地亂滾，始終劍走中心，注定敵人，業已回復原狀，手法一絲未亂。知其應敵之際最是沉穩，劍術得有乃兄真傳，向不輕發，時機一到，一舉成功。

照此情勢分明以守為攻，待機而動，日前所見好些劍法妙用尚未施展，敵人也未看出，料知不會為賊所敗。再看持鉤女賊果是越殺越勇，一雙護手鉤上下翻飛，獨敵公遐夫婦甚是勇猛。兩壯士合鬥一賊業已打向一旁，內中一人似已受傷，正在與敵拼命，心中一驚，連忙縱身趕去，知這幾個來賊均極狡猾，自己飛針平日百發百中，方才連打男女兩賊均未成功。

此時敵我六人分成兩起，如顧林蓉這面，兩壯士難免為敵所傷；如往相助，又恐林蓉、公遐不是女賊對手。心中一急，便想了個主意，見這兩起人相隔約有兩丈，正在互相喝罵拼鬥，持雙鉤的女賊稍微偏向前面，忙往側面一縱，和這兩起敵人成了一個品字，再追過去，一面故意喝道：「寇兄、蓉姊，此是老女賊蕭五姑的徒子徒孫，不可放她逃走。」

邊說邊往前追，表面去助公遐夫婦，人由當中馳去，對那男賊好似不曾理會，等快追過，再用手暗器反手回擊。

那賊正是方家五鬼中的大鬼方黃，方家五鬼，只麼、四、五三鬼是親弟兄，內中五鬼方炳本領最高；大鬼人最淫凶，好色如命，年已不小，雖有一身武功，多年酒色，身子早已淘虛，如在十年以前，兩壯士已遭毒手，就是這樣，似被大鬼逼得手忙腳亂，內中一人還受了一點輕傷。

村人尚武，最愛體面，見自己兩打一還吃了虧，一時氣憤情急，怒吼一聲，各以全力拼命，受傷不退，反倒越殺越勇，這才勉強打個平手。大鬼看出二人不是他的對手，有點驕敵，正想另兩敵人厲害得多，看神氣想要全數殺死決辦不到，不如將這兩個本領稍差的先行殺死，回去有點面於，省得被人說嘴。

忽見崖上來四人，內有兩個少女生得極美，當頭一個身著白衣，頭戴虎皮套的更是好看，與巴永富所說虎女形貌衣裝全都一樣，只未戴著面具。蕭五姑原料這兩起敵人必是一黨，先還以為另有巢穴，想不到在此相遇，敵人定必同住一起。可惜沒有深入香粟村探到虛實，埋伏驟起，被他發現。

敵人甚是扎手，想要全勝決辦不到，乘著村中敵人還未驚動，只要同黨將那兩個本領高的打倒，再將此女生擒回去，非但奇功一件，面有光彩，還可先抽個頭快活一陣。久聞此女神出鬼沒，本領甚高，所騎猛虎也極厲害，如何未見出現，也未聽到虎吼？心正尋思，忽見虎女縱落，死星剛照，又動色星，因被敵人絆住，不能上前交手就便調戲，正想賣一破綻，猛下殺手，將敵人殺死，趕上前去。

忽見虎女追來，這一對面越覺美豔無比，便那一身好看的裝束也是從所未見，下面又露出半條玉腿，粉光致致，映月如霜，不由淫心大動，妄想仗著腿快身輕，丟下前面兩敵跟蹤追去，手中單刀拐略一招架，大聲笑喝：「小乖乖，快和我來做一對，不要到前面去了。」

左手用足全力朝敵人一拐打去，右手刀將另一敵的槍蕩開，緊跟著一個浪裡翻身，身子一扭，由斜刺裡縱起，朝虎女飛撲過去。一心打著如意算盤，想冷不防用鐵拐上面鋼鉤將虎女鉤倒，就勢擒住。乘著前面沒有敵人，後面敵人無力兼顧，自己腿快身輕，當時抱起逃了回去，先尋無人之處快活一陣再說。哪知虎女本就要用飛針打他，人朝前縱，實則全副心神都在他的身上。

大鬼色令智昏，非但沒有防備敵人未安好心，正要反手傷他，反想冷不防猛撲過去占點便宜。虎女飛針得過異人傳授，端的穿楊貫蚤從無虛發，先打男女二賊，一則對方輕功極好，手疾眼快，看出有人凌空縱落，先生戒心，虎女又是雙管齊下，不是專注一處，原是一時湊巧，沒有打中。

虎女卻因兩針打空，覺著從來未有之事，料定來賊厲害，傷他不是容易，生了戒心，下手格外鄭重。所以上來不曾先發，故意人往前追，等到追過大鬼的頭，再用師門心法反手猛擊，照理已難防禦。

大鬼再一湊上前去，勢子又急，自無倖理。身剛扭轉縱撲過去，方覺手到成功，心中得意，猛瞥見寒光映月，閃得一閃，敵人腳剛沾地，突然轉身，還未看清，就這時機不容一瞬之際，猛瞥見眼前似有兩點寒星一閃，身子凌空正朝敵人猛撲，無法收勢，情知不妙，忙用兵器去擋，一面偏頭躲避，已自無及。

頭不偏還好，這一偏未一技飛針恰巧打中左眼之內。另一枝已先打中前額，仗著武功精純，稍微覺痛，忙一鼓勁，只穿進寸許，沒有透腦而過。在忙中偏頭，卻將左眼打瞎，不由痛徹心肺。同時，人也朝前撲去，急急怒加，妄想拼命報仇。一聲怒吼，刀拐並舉，意欲就勢打下。

哪知虎女早已看出來勢猛急，兩枚飛針相繼發出，剛一離手，人便往旁一偏，就勢倒縱回來，雙方恰巧錯肩而過。大鬼痛極心昏，也未看清，虎女見兩飛針一齊打中，敵人手舞刀拐，怒吼前撲，連忙就勢反手一劍橫掃過去，緊跟著騰身一腳踢去。可笑大鬼色迷心竅，連人也未看真，等到百忙中覺著身旁急風，似有敵人閃過，想要回刀去斲，無奈勢子太猛，收不回來，強睜著未打瞎的右眼，看出前面已無敵蹤。

猛想起人說此女厲害，果然一照面便為所傷，深悔不該輕敵。心中一驚，念頭還未轉完，虎女劍已攔腰斬下，當時一揮兩段，再踹上一腳，一聲慘號過去，前半段死屍凌空竄起，飛出老遠，下半段殘屍也橫滾出去老遠，了當叭噠連響聲中，各帶著一股鮮血，連同手中兵器一齊落地。後面二壯士正趕過去，幾乎灑了一身血跡。

持鉤女賊是個三四十歲的中年婦人，雖是一雙小腳，身法輕快，動作如飛，手中雙鉤更是精奇，舞動起來宛如兩道寒光裹住一條人影，在場上滾來滾去。公遐如非林蓉再三警告不可輕敵，只等自己人來自會除她，因此沒有貪功犯險，只是二人合力守多攻少，方始將其敵住，否則早已吃虧。

女賊原是蕭五姑關山門的女徒弟，外號玉美人凌波一枝花黃么妹，性最淫蕩，雖然年過四旬，還是那樣風騷淫蕩，不知自重。見公遐年輕文秀，又問出是姓寇，山外新來，敵人之友，賊黨並未提過，以為雙方無什仇怨，也不想還有一個少女是他什人，竟將林蓉當成公遐之妹，妄想賣弄風情勾引。

一面動手，一面眉來眼去，仗著身法輕盈，扭著細腰，不住縱前跳後，使出種種解數，不時將那一雙菱角一般的小腳在公遐面前晃來晃去。公遐平日最恨小腳，先還不以為意，後見敵人出言挑逗，意似我師徒與你無仇，何必這樣拼命？你們無非倚仗人多，真要動手，和你回到林中無人之處說完再打，包你還有好處。跟著話便露骨，不由越聽越有氣，偏是無奈她何。

林蓉也是氣極。二人不約而同正在互相示意，打算再用各人暗器冷不防試她一試。公遐先在暗中將鏢取了兩支在手內，想等林蓉取出弩箭一同下手。林蓉人最謹慎，因看方才所發暗器全被敵人相繼打落，知道厲害，存有戒心，惟恐女賊看出，不肯冒失，也正打著主意，想乘女賊往旁縱起，賣弄輕功之際，暗將弩箭取出，等公遐發鏢，敵人用鉤去擋，冷不防用弩箭打她下面，只將那雙小腳打中便可成功。

二人這裡還未發動，女賊見公遐始終一言不答，女的面有怒容，大罵自己無恥，男女二敵互相照應，口氣親密，漸漸看出這是一對夫妻。年貌那麼相當，看去情分極好，不由羞惱成怒，心中妒憤，頓生惡念，怒喝：「不知死活的小狗男女，不聽老娘好話，叫你死無葬身之地！」

剛把手中雙鉤一分，待用殺著猛下毒手，先將林蓉殺死再說，猛瞥見方才立在半山崖上頭戴虎皮帽兜的白衣少女持劍追來，似要助戰。想起來時所聞虎女裝束，心中一動，大鬼方黃突然大聲笑罵，轉身朝虎女撲去，因和敵人打得正急，也未看真。只覺兩條人影微一分合縱撲之間，大鬼方黃接連兩聲怒吼慘號，再抽空偷眼一看，業被敵人腰斬兩段。

虎女同另兩壯漢跟著飛馳而來，已快臨近。遙望四鬼方鴻已為敵人所殺，同黨女賊和一年約十五六的少年對敵，雙方暗器似已打光，本來沒有勝意，四鬼一死變成兩打一，看去業已現出不支之勢。自己這面本領最高的一個，來時滿擬他天生怪人，身輕如燕，必少敵手。有他同來，便遇為首仇敵也可無慮。

誰知剛一出手，便遇一個幼童由崖上飛起，將其凌空撞落。由此越打越遠，轉眼無蹤，不知被敵人引往何處。此人本領雖高，人最驕狂，容易上當，如受敵人暗算，姊妹二人凶多吉少，眼前敵人又越來越多，虎女更是名不虛傳，方黃那高本領，才一對面竟被腰斬，可知厲害已極，心中一慌，念頭似電一般還未轉完，對面三敵業已趕到，忙打哨招呼同黨女賊準備逃走。

一面手舞雙鉤旋風般縱將起來，口中大喝：「來者可是騎虎賤婢？聞你孤身一人去往巴家莊幾次大鬧，如人無人之境。是好的無須倚仗人多，敢和老娘黃么妹一對一分個高下？我如打敗，情願束手受綁，任憑你們送老娘歸西，連孝都不必穿，你看如何？」

虎女等先見女賊舞著一身鉤花，一縱便是兩三丈高遠，又聽後面公亮、秦真同聲大喝：「我們已將男賊殺死，休放女賊逃走！」

恐其想逃，連話也未聽清便追殺上去。林蓉正好乘機將箭取在手內，因恨女賊不過，又添了三個生力軍，越發壯了勇氣。方想公遐用手示意，虎女已當先搶在前面想攔女賊逃路。

女賊原想逃走，因還有一共性命的同黨女賊，平日親逾夫婦，被兩個強敵絆住，想等同逃，發話激將，以為虎女本領多高，只要單打獨鬥，憑自己手中雙鉤，便不能勝，也無敗理，舉棋不定，暫時沒想就逃。不料外鄉口音敵人未曾聽出，照樣圍攻上來。

看出虎女果是勁敵，那四個也都不弱，料知不妙，立時變計，又打了聲呼哨，厲聲大喝：「你們這些小狗男女真想欺負老娘一人，以多為勝麼？快些拿命來吧！」說完，手舞雙鉤惡狠狠反身殺上前去。

林蓉聽她連打呼哨，料其招呼同黨想要逃走，忙喊：「諸位留意，女賊想要逃呢！」

話未說完，女賊已轉身殺來，林蓉首當其衝，女賊又是最恨她，竟被鬧了一個手忙腳亂。幸而虎女反身趕回，女賊見勢不佳，

雙方剛一照面，瞥見另兩敵人也同殺到，忙賣一個破綻，怒喝：「賤婢是好的，和你一對一那面打去！」

聲隨人起，小腳一登，上面雙鈎將敵人的刀槍寶劍擋了一下，就勢一個鷓子翻身，化為黃鸝沖霄，一縱三丈多高遠，接連兩個起落，往前面樹林中躡去。公遐、林蓉見女賊這次縱得又高又遠，惟恐逃走，同時又聽後面秦、秦二人呼喝之聲，好似另一女賊已先逃走，不顧回看，忙同追去。

公遐立得較前，見女賊忽然拔地縱起，搶先往前急迫，雙方相隔已達三兩丈。女賊宛如蜻蜓點水，落地便起，輕快已極。眼看女賊快要逃入林內，照此快法，必難追上。心中一急，忙用全力追縱過去。林蓉稍微落後，方想：女賊是個大害，四妹身法輕快不在女賊之下，如何不見追來？

又恐公遐冒失涉險，受了暗算，一面追趕，口中急呼：「二哥留神暗算！」

忽聽女賊一聲驚呼，慌不迭由林內倒縱回來。目光到處，那兩隻大虎正由林中衝出。女賊好似剛到林內便遇那虎，手中雙鈎已只剩了一柄，肩上的衣服也被虎爪撕裂，慌不迭亡命一般由林中縱逃回來，口方急呼：「你們不要動手，我有話說！」人已單手舞鈎縱起。

公遐正往前面急迫，一上一下恰巧對面錯過。

女賊原是剛縱到林中，便遇那虎悄沒聲迎面撲來，總算女賊武功甚高，猛覺羶風撲面，一條壯大黃影，帶著兩團金光電射的虎目，已當頭撲下，慌不迭一鈎斫去，同時腳跟用力，細腰一扭，飛身往林外縱逃出來。雖未被虎爪死，右手鈎已被虎爪撲落，虎口崩裂，衣袖連肩也被虎爪撕裂了一大片，疼痛已極。

當時心驚膽寒，知難逃命，求生心切，只顧大聲疾呼，想將敵人止住，不曾留意下面還有敵人追來，驚慌太甚，競未警覺。公遐正追之間，瞥見女賊由林邊縱起，將由頭上越過，更不怠慢，連忙縱身一劍斫去，無意之中竟將女賊一雙小腳連腿斬斷。

女賊縱時瞥見虎女和兩個壯士已回身馳去，面前只有前門少女，知道林蓉一人不是她的對手，右側又是林盡頭的一片陡坡，現成逃路，何必這樣膽怯求降？心中一動，又生惡念，方想落地先將林蓉殺死，再往右側坡上縱去，憑自己的身法，那虎又不會上下山崖，照樣可以逃走。

就這心念微動之際，猛覺腳底奇痛欲裂，好似撞在鋼鐵上面，跟著下面一飄，大驚低頭，一條人影帶著寒光剛由腳底閃過，驚慌忙亂中看出小腳連腿斬斷，一聲慘號驚呼，不等倒地，人已痛暈過去。落時又是頭重腳輕，撞在石地之上，腦漿迸裂，屍橫就地。

公遐、林蓉回頭一看，才知方才頗險。原來另一女淫賊乃黃么妹的師姊賽飛燕弓玉香，雙手能發五六種暗器。這次因老女賊蕭五姑報仇心切，挑選門人甚嚴，嫌弓、黃二女賊平日荒淫太甚，恐其對敵之時沒有長力，不曾入選，心中愧憤。當夜見女賊師徒快到以前，無故病倒了好幾個。

又聽巴賊說起，東山諸俠之外還有一處強敵，便自告奮勇，同了老賊婆最看重的徒孫，三年前新收服的怪人飛天夜叉刺兒神石野兒，連同方家五鬼中的大鬼方黃、四鬼方鴻分成兩路窺探仇敵虛實，虎女下落，二女賊天性淫蕩，又是喜新厭舊，年都不小。

弓玉香更是美惡兼收，精粗不擇，本定東山諸俠深仇勁敵，由黃么妹、刺兒神石野兒兩個最厲害的暗往香粟村中窺探，自和方氏弟兄往探虎女巢穴。一路調笑而來，無意之中把路走錯。等由森林裡亂竄出來，忽然發現前面形勢與巴賊所說東山仇敵所居相同。

雖不知嶺上有人埋伏，但這男女三賊久經大敵，均極機警，並未公然現身，正輕悄悄背著月光一路試探往前掩去。嶺上守望的人瞥見對面崖下有黑影閃動，忙用號燈傳信告警，一面暗中戒備。本來還想動手，用弓箭鏢槍朝黑影中打去試他一試。三賊覺著沿途無人，越看地方越好。

同時望見前面天空紅光隱隱，知道香粟村在橫嶺前面，以為嶺後無人，打算越過嶺脊，察看好了地勢，有無敵人守望，再打主意。剛由暗中縱出，便瞥見前面嶺脊上似有火星一閃即隱，料是號燈，忙又退回暗處。等了一會，不見動靜，仍由背陰一面悄悄掩去，並沒想到蹤跡已被發現，敵人業已悄悄迎來。

另兩同黨也由別處繞到，轉眼就要惡鬥。守望的人見有婦女在內，想起公明嚴令，遇見婦女不可輕敵，便不再動。跟著，公亮、秦真因見號燈，來賊不多，恐其逃走，一面命秦萌通知公明，匆匆帶人趕到。問知來賊藏處，剛用石塊一打，三賊知道隱藏不住便縱了出來，另外兩賊相繼趕到。

女賊比黃么妹更是貪淫，最喜幼童，一見秦真看去年才十五六歲，少年英俊，月光之下越覺英姿颯爽，美如冠玉，竟動色心。此時敵人又少，妄想連人生擒回去，自知雙方年歲大差，勾引無用，只想將人打倒抱走，不曾施展殺手。不料秦真年紀雖輕，本領卻高，人更機警靈巧，雙手均能收發暗器。

女賊越看對方越愛，無形中現出許多醜態。

秦真自看不慣，邊打邊罵：「你這女強盜如何眉眼亂動，鬼頭鬼腦，也不照照鏡子，偌大年紀，還做出許多醜態，怎不怕人噁心？看你這樣老不要臉，定是老淫婦女賊婆蕭五姑的賊徒了。」

女賊不知秦真嫌她討厭，故意激怒，暗器業已取到手中：素性兇惡，立時惱羞成怒，剛厲聲大喝：「無知小狗，敢對老娘無禮！」

話未說完，秦真已經就勢賣一破綻，縱向一旁，回手就是兩支弩箭，被女賊用如意護手鈎打落，哈哈大笑道：「想不到你這小嫩雞還有一點門道呢。且叫你嚐嚐老娘的厲害！」

跟著，也將暗器發出，秦真才知女賊兇險厲害，一面持劍應敵，一面連發暗器，雙方都是手疾眼快，武功高強，各用暗器亂打了一陣。女賊暗器雖多，比較厲害，秦真劍術卻高，目力更強，只聽丁丁連聲，寒光如雨，隨同人影縱躍，寒光四射，紛飛如雨，誰也不曾受傷。

後來女賊見刺兒神石野兒被一幼童引走，四鬼方鴻施展地趟刀，正在滿地亂滾，越來越急，對面敵人卻是聲色不動，始終劍走中心，注定方鴻，挑撥招架，也不回攻，便知敵人劍術精奇，料定不妙，方喊：「老四留意！」隔不一會，忽聽一聲怒吼，再看方鴻已仰面朝天死在地上，敵人寶劍脫手飛出，由方鴻當胸刺進，剛剛伸手拔起，心方一驚。

公亮脫手一劍，將方鴻釘死在地，拔起寶劍便飛縱過來，變成兩下夾攻。一個秦真已夠應付，何況又來一個勁敵，兩三個照面便手忙腳亂，自知不是對手。同時耳聽前面女賊呼哨告急，催令速逃，刺兒神石野兒又被敵人引走，不知去向，心中一慌，更不怠慢，縱身便逃。

女賊人既凶狡，本領不如黃么妹，輕功暗器卻是好極，輕輕一縱便到半山崖上，等到二人飛身縱上，又往下面縱落，端的身輕如燕，靈活已極。二人看出女賊身法輕快，恐其逃走，一面大聲呼喝，招呼前面分頭堵截，一面一上一下窮追過去。女賊暗器原本發完，上下亂打又准又快。二人一面急追，一面還要防備她的暗器，正恐被她溜脫。

虎女本在追賊，忽然瞥見前面林中有金藍光華一閃，知道二虎埋伏林內，已將賊的逃路阻住。又聽公亮後面急呼，忙即回身迎去。遙望女賊逃路，知道來路人多，又有二虎，決不敢由下面逃走，必須越嶺而逃，便朝同行二壯士打一手勢，身子往旁一掩，就勢縱身上崖，朝嶺那面翻越過去。

到了嶺上一看，不禁大喜，原來那身如刺猯的矮賊似已除去，連公超也驚動出來，知道女賊決難逃走。女賊翻山越嶺，正往下面連縱帶跳，如飛逃走，一見嶺下有人說笑前行，人甚矮小，先還不甚在意。忽聽一聲清嘯，內一小人突然縱起，箭一般朝前躡去，搶在逃路前面，身法快極。

定睛一看，正是方才那個小人，料知師門最得意的徒孫刺兒神石野兒不死也必被擒，不由膽寒心跳。虎女等三人由上趕下，還未看見，因見伊萌業已趕向前面，身後敵人轉眼追來，又想改由嶺上覓路逃竄。忽聽一聲清叱，跟著急風撲面，忙即縱避，一看正是虎女，身後還有兩個壯士，由嶺上飛馳趕到。

暗道不好，不敢迎敵，忙又轉身順著山腰陡坡連跳帶縱亡命往前逃去。忙中偷覷，幼童已不知縱往何方。回顧後面，和幼童同行的一個矮子也不知去向。前敵兩少年已越過嶺脊追來。明知下面這老少二人必更厲害，轉眼不見，多半埋伏在前。但是此外無路，前面山勢已斷，盡頭嶺崖高起，勢甚險峻，半山腰上還有一片平崖通向前面，意欲趕到前頭，仗著輕功朝下縱落。

耳聽身後敵人笑語喝罵之聲相隔漸遠，自恃腿快身輕，只要趕到盡頭斷崖腰上，不被敵人追上，下面一老一少能夠錯過，便可活命。等到趕近，下面空無一人，月光甚明，相隔不遠便是大片亂石堆，高低起伏，林木野草甚是繁茂，驚喜交集，自幸轉眼可以脫難，那老少兩個強敵也許可以避過。

忙施全力雙足一蹬，魚鷹入水往下躡去，快要到地，敵人並未出現，來路嶺上也無動靜，心方略寬，準備凌空翻落，腳一點地，躡向草樹叢中便生機。忽聽虎聲怒吼，目光到處，先瞥見兩隻大虎由嶺後飛馳而來。

心方一寒，忽又聽頭上有人大喝：「伊萌且慢，暫留活口！」聲才入耳，猛又瞥見前面樹下陰影之中縱起一條小影子，正用雙鉤架招，猛覺雙目一黑，奇痛攻心，人也跌向地上，暈死過去。

那小人正是伊萌，先見所鬥矮賊身輕力大，厲害非常，惟恐被其逃脫，一面口發長嘯，向師父告急，一面引逗。雙方都是身法輕靈，伊萌更是刁鑽，暗取一把鐵豆鋼丸藏在手內，不時乘機發將出去。矮賊雖是天賦異稟，又經女賊蕭五姑苦心傳授，身如鋼鐵，刀斫不進，本領極高，無奈伊萌手法靈巧，又急又准，稍一疏忽，五官要害雖未被他打中，腿和兩膀卻打中了兩下。

如換常人，早已筋斷骨折，石野兒一身堅皮，未被打穿，也是疼痛，身上那件奇怪蓑衣的刺針也被打斷了幾根。石野兒這件奇怪衣服大有來歷，未從師以前仗牠在山中嚇人，強搶山民衣物，平日最是珍愛、不料那麼比鐵還硬的刺針竟被敵入內家勁力所發鐵豆打斷，不由怒髮如狂，非將敵人慘殺不肯甘休。

伊萌本意防他逃走，想要誘往穀日，等谷口中諸人追出合力除去。見已激怒，正合心意，邊打邊退，不覺到了嶺上。石野兒以為敵人想逃，追迫更急。伊萌看出矮賊發了野性，再一引逗，二人已由嶺後打到嶺前，越過嶺脊，到了下面，石野兒正追之間，忽然想起來時師祖之言，又見當地形勢與已賊所說香粟村人口一樣，谷口裡面又有好些敵人正在追趕，離開同黨已遠，料知中了誘敵之計，便是殺出重圍趕將回去，這樣冒失粗心也必要受師長責罰。

女賊婆法令又嚴，不禁心慌起來，怒吼一聲，將身側轉，想往嶺上縱去，口方怒喝：「小狗和我回到原處打去，免得二位師叔回去告知師祖，害我挨打。你如不敢去，我便罵你一世！」

正在厲聲怒吼，一路縱躍往上躡去，忽聽頭上急風撲面，哈哈一笑。目光到處，一條人影已由明月光中凌空飛落。野兒哪知厲害，見來人身材不高，空著雙手，忙舉手中尖刀棍橫掃上去，滿擬自己力大，這一棍還不把人打飛？棍才打出，猛覺手中一緊，虎口生疼，棍已被人抓住，方覺來人力大無窮，方才所用鐵流星因敵人兵器厲害，連錘並用，反易吃虧，業已掛向腰間。

正要回手取下，朝敵打去，同時眼前人影亂晃，再也立足不穩，心仍不捨將棍丟去，還待強掙。不知怎的一來，連人帶棍凌空甩起，轉風車一般往來路山下落去。方想敵人這樣矮小，如何力氣比我還大？且喜棍未鬆手，憑自己的本領，再高一點也跌不傷。到地以前，稍微一翻便可安然縱落。

念頭才動，離地已只兩丈來高，猛又聽有人喝道：「伊萌不許傷他！」緊跟著又是一股急風，帶著一條瘦小白影，由斜刺裡飛縱過來。因被人用巧勁就勢由半山之上甩落，凌空急轉而下，身子還未及翻轉，無法迎敵。

正自情急心慌，猛又覺後面一緊，被來人夾頸皮一抓，鋼鉤也似抓起。還未落地，便隨手往上甩去，身子和拋球一般，正一路打滾，昏頭轉嚮往上飛去。幾次用力掙扎，想把去勢順轉，以防撞在山石之上，腿上猛又一緊，左腿腕被人抓住，當時半身酸麻。

剛怒吼得一聲，舉棍打去，耳聽哈哈笑道：「公明老弟，快些接住，這廝已只一半狠勁了。」話未聽完，身子又被人甩落，這次勢子更急，又被敵人在腿上抓了一下，半邊身子好似失去知覺，連想打挺掙扎都辦不到。當時只覺天旋地轉，耳鳴眼花，有力難施。

方料必死，耳聽前遇幼童哈哈大笑，說：「想不到大師叔和我師父一樣大的力氣。」同時，腰間好似被人打了一掌，人便貼地橫飛出去，跌坐在地上，只屁股在地上擦了一下，仗著皮肉堅強，人並不曾受傷，只是頭暈眼花，四肢無力，縱不起來，手中兵器早已鬆落，也未聽到聲息。

略一定神往前一看，面前立著兩個中年矮子，微笑望著自己，一個問道：「你這野娃兒心服了麼？可認得我是誰麼？」

方才對敵的幼童拿著自己兵器剛奔過來，聞言立現驚奇之容，朝那人問道：「師父如此說法，莫非這個便是你老人家以前所說太行山龍爪崖彩野草吃，能夠手捉飛鳥的那個小怪人麼？」野兒始而急怒攻心，咬牙切齒，準備稍一緩勁，立時施展本能，猛下毒手，與敵拼命，無奈頭腦昏暈，兩眼直冒金星，急切間沒有力氣。

正在怒髮如狂，剛想起山上那人的笑聲好似哪裡聽過，想他不起。聞言心動，覺著白衣人十分眼熟，仔細一看，不禁驚喜交集，放聲哭喊道：「你便是八九年前連救我兩次性命的恩人嗎，想死我了！」